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 第十八回 抗權辱打旗牌

卻說張志伯擅作威福，枉殺了薛知縣，暫且按下不表。再說那海瑞領了文憑，帶著海安、海雄一路上水陸繼進，不一日來到省垣。先到藩司處稟見，驗看過了，然後到任，望著淳安縣內來。那學裡的生員、同寅，都來迎接。海瑞一一相見過了，上任視事。在學裡也沒甚的事情，只好邀了那些生員到來訓導經義。所以生員們都喜愛他，說他認真司鐸。一日，海瑞偶然想起：我今已得一職在此為官，卻把妻子拋棄在岳母處，心中有所不忍。乃修書一札，取了五十兩銀子，交與海雄回粵，迎接家眷。海雄領了銀札，拜辭海瑞，搭了海船，望粵東南而來。

又說那張氏夫人，自從丈夫入京之後，就在娘家過活。誰知身中已懷六甲，到了十個月足，生下一女。張太夫人好不歡喜，諸事親為料理。滿月之後，取名金姑。此際張氏一面撫育女兒，專盼丈夫的捷報。到了次年五月以後，還不見一些聲息。

及閱南宮試錄，方知海瑞名落孫山。未幾有書寄回，稱說留京宿科。張氏又只得安心守待。至本年的七月內接得京中家信，始知丈夫不曾得中正榜，不知為何叨蒙朝廷特賜進士，改授淳安儒學，又有百兩銀子付來安家。此時張氏母女喜得眉開眼笑。

張氏夫人說道：「女婿是終不在人下者，今日果然。但他如今到任上去了，諒不日會來接你。」過了數月，忽然海瑞差了海雄持書而回，稱說奉命來接家屬，並有書信與太夫人請安。張氏大喜，即拆書札來看。其略云：別卿數載，裘葛四更。幸借福蔭，博得一官。現在分發浙江淳安縣儒學，雖屬冷曹，亦感朝廷格外之典。茲已抵任，身子幸獲粗安。古人云：富貴不忘貧賤友，身榮敢棄糟糠妻？特遣海雄來家迎接，幸即隨同到任，俾得一酬杵臼之勞，亦少慰夫妻之意。書到之日，即便束裝。

岳母大人處，另有稟帖請安，毋庸多及。此字。

張氏賢夫人妝次。

剛峰手書太夫人亦將書信看了。海雄道：「小的來時，老爺有五十兩銀子交付小的，以作太夫人路費，此項卻不用過慮了。但不知太夫人何日起身？待小的好去僱備船隻。」張夫人道：「擇吉起程就是。」海雄應諾，便先行僱備了船隻，專待吉日解纜不提。

再說海瑞自到學任以來，用心訓迪，又稟知上司，除了學中幾處陋規。上憲嘉其廉能，大加歎賞說：「海提學才幹卓異，可司民牧。」為他具題，請改授州縣以資委用。本下，帝批准了，發回本省。該撫即便拆開來看。只見硃批是：奉旨：該撫所題淳安儒學海瑞，才幹卓異，堪為民牧，乞改授州縣，以資委用。所奏如果屬實，著即出具考語具題，遇有州縣缺出，即行委署。如堪治理，另題實授，欽此。

該撫看了硃批，即時發下藩司，著將海瑞改注候委縣冊內，聽候委用。

未幾，淳安縣知縣以貪墨被百姓上控免職，該撫就以海瑞委署淳安縣知縣事。海瑞此際身膺民社，益勵精忱。凡有興利除害之事，無有不為。不避怨嫌，只顧為民為國，一清如水，那些百姓愛之有如父母。上任不一月，盜賊頓息，民歌樂業，竟然有路不拾遺之風。海瑞不憚勞苦，每夜帶領二僕改裝訪察，不知拿了多少匪人，審判如神。書差畏其明察，不敢欺隱。百姓號之為海爹，如嬰兒之呼父也，其依之如此。未幾，海雄接家眷至任所，夫妻相會，又見了四歲的女兒，海瑞之歡喜，自不必說。

過了兩月，人傳朝廷差張國公稽查各省錢糧案牘，糾察官吏廉墨，頭旗大書「奉天糾察」四字。現在朝廷賜他尚方寶劍，十分威肅，一路盤查將來。聞得山東歷城縣知縣薛禮勤，一言不合，為他所殺。所過地方供應快馬，十分煩劇。倘有怠慢，立時有事。海瑞聽了歎道：「天子為何差這樣的人來此，適足以擾民矣！且自由他，我這裡是沒有許多供應的。」

過了幾日，鄰縣就有文書移知，並有私說，說是國公之意，如此如此，否則必遭參革。海瑞笑道：「豈有此理！我一毫不備辦，看他奈何。」遂命人於前途哨探。

果然不三日，張府的家人頭船來到，只見淳安縣城中，十分冷落，並沒有半個人兒在外招呼。怎怪那張府的家人氣惱，盛怒而來，走到縣裡，仍是這般冷悄悄的，那家人就是湯星槎。

當下湯星槎怒氣不卻，來到二堂，坐在一把椅子上，大聲道：「怎麼國公的差事都不備辦？知縣到底往哪裡去了？」海安、海雄忍耐不住，便齊聲問道：「駕上是哪裡來的？請道其詳。」

星槎冷笑道：「你們在此做什麼的？」海安道：「是跟隨海太爺辦事的。」星槎笑道：「卻原來你們既是充當縣裡的長，就該曉得官場中禮套的。我們國公是奉旨來稽查糾察的欽差，鄰縣諒有文移知。你等怎麼這般冷落，莫非欺藐我們麼？」海安道：「我們這裡乃是一個極貧極苦的縣份，現在衙中米薪都不敷用，哪裡還有餘項來供應差務？只請駕上方便些須就是。」湯星槎聽了大怒，忿然而去。臨行恨恨的說道：「你們且看仔細，少頃便是了。」遂悻悻而去。

再說海瑞在內廳，聽得外面喧嚷，心中大怒，遂悄悄的走在屏風後竊聽。正聽得海安與星槎問答，不覺的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。親聽得星槎含恨而去，隨即喚了海安、海雄入內，吩咐道：「適間來的就是張巡按的家丁，方才你們與他口角，彼必然迎上前途，搬弄是非，要來我縣糟蹋了。你等且到外邊私行打探，國公船隻車輛共有多少，急來回覆，不得有誤。」

海安、海雄二人領命飛奔而去，小心打探。

去了二十餘里，正好迎著張志伯的坐船蔽天而來。海安等故意坐在一隻漁船之內，只顧跟著官船而走。原來張志伯的船隻，除官船之外，大小共三十餘號，每一船都是沉重滿載的。

海安、海雄二人看在眼裡，急急走來回報。海瑞聽了，自忖他是從京中出來的欽差，又沒家眷，隨來不過一兩隻船就夠了，為什麼有許多船隻？想必是裝載贓物的了。且自由他，看他來意如何，再作區處。

正說之間，人報張國公差旗牌官胡英來到，稱：「奉令箭到此，請爺出去迎接。」海瑞道：「國公奉旨而來稽查地方，本縣理應迎接，亦不過護送出境而已。怎麼差來的賤役，也要本縣去迎，這款是何人設的？」衙役稟道：「歷經州縣，都是這般迎候，老爺不可抗違，國公是不好惹的呢！如今旗牌現在衙前，專等老爺迎候。」海瑞不覺勃然大怒，就吩咐三班衙役，排班升堂。這話一傳出去，那三班的差役，各房書吏，俱各紛紛上堂站立，分列兩邊。

三梆已罷，海瑞升堂於暖閣之內，書差們陸續參叩畢，海瑞道：「今日本縣特為本衙門與萬民爭一口氣的，你等休要畏縮，須要照依本縣眼色行事，如違，責革不貸。」兩旁書差唯唯聽命。

海瑞吩咐開門，傳旗牌入見。左右答應一聲，把頭、儀兩度大門開了，大聲喚叫：「本縣太爺，著來差報名進見。」那差官是慣受人家奉承的，所過州縣，無不諂諛之，滿以為知縣出來迎接，得意洋洋的站在署門。初聽此言，猶以為喚別處的差官。未半刻，只見兩個衙役走上前來說道：「差官，你怎麼耳聾了麼？如此呼喚，你卻不聽見？如今老爺現在堂上，立喚你進去說話呢！」那旗牌聽了此言，不覺三屍神暴跳，七竅內生煙，勃然大怒，道：「狗奴才，你在這裡絮絮叨叨的，叫哪一個？」衙役道：「是特喚你進去，俺家太爺坐了堂，等你呢！」

那旗牌冷笑道：「好大的知縣！待我進去看他怎的！」遂大踏步盛怒而入。

海瑞見他手持令箭，乃起身離座，對著令箭拜了兩拜，請過一邊供著。然後復行升座。旗牌看見知縣復行從容的升座，心中大怒，道：「請問貴縣高姓大名？」海瑞笑道：「你既為差役，不向本縣報名叩見，倒也罷了，怎麼反來問起本縣的姓名？本縣的姓名，已有在那萬歲爺前傳臚冊上，諒不用說你亦知道。你今至此何事，可對本縣說知。」那旗牌笑道：「俺奉了國公令旨，特來著你等預備夫馬、供應船隻、繡夫、水手等項。

毋得刻延，如違聽參。」海瑞道：「這話是國公說的，還是你說的？」旗牌笑道：「令在手上，就是我說的。」海瑞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我們縣中大荒之後，百姓死亡者半。現在力田之際，那有閒丁當役？且請國公自便罷。」旗牌道：「怎麼說『自便』兩字？你這廝想必做厭了這知縣麼？只顧彌天的大膽，胡言亂語冒瀆。我亦管不得許多，只要立刻取齊一百名繙夫，又要五十號大船，前去繳令就是。」

海瑞道：「國公的坐船不過一隻，那用得百名繙夫，又要五十號大船何用？」旗牌道：「你只管預備就是，哪裡管得許多閒事！」海瑞笑道：「本縣自蒙聖恩授此縣以來，所用一文皆動支庫項。今你勒要如許船隻，將來的開銷卻在哪一項上？這卻不能從命。若是國公的坐船需人牽纜，本縣就立刻督率眾役當差便了。」旗牌哪裡肯依，罵道：「放屁！哪裡來的偌大瘟官，誰敢抗違國公令旨？你敢下座來，與我去見國公，算你是個好漢兒的！」說罷哈哈大笑。海瑞聽了大怒，說道：「哪有如此大膽藐法的差役，膽敢在本縣公堂之上大模大樣？左右，與我拿將下去，重打四十！」兩旁差役答應一聲，齊來扯旗牌下去。正是：福由人自作，一旦失威嚴。

畢竟海瑞可能打得那旗牌否？且聽下回分解。